儒林外史/第2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牛浦郎牽連多訟事　鮑文卿整理舊生涯

下一回▶

話說牛浦招贅在安東黃姓人家，黃家把門面一帶三四間屋都與他住。他就把門口貼了一個帖，上寫道：「牛布衣代做詩文」。那日早上，正在家裏閒坐，只聽得有人敲門，開門讓了進來，原來是蕪湖縣的一個舊鄰居。這人叫做石老鼠，是個有名的無賴，而今卻也老了。牛浦見是他來，嚇了一跳，只得同他作揖坐下，自己走進去取茶。渾家在屏風後張見，迎著他告訴道：「這就是去年來的你長房舅舅，今日又來了。」牛浦道：「他那裏是我甚麼舅舅！」接了茶出來，遞與石老鼠喫。石老鼠道：「相公，我聽見你恭喜，又招了親在這裏，甚是得意！」牛浦道：「好幾年不曾會見老爹，而今在那裏發財？」石老鼠道：「我也只在淮北、山東各處走走。而今打從你這裏過，路上盤纏用完了，特來拜望你，借幾兩銀子用用。你千萬幫我一個襯！」牛浦道：「我雖則同老爹是個舊鄰居，卻從來不曾通過財帛。況且我又是客邊，借這親家住著，那裏來的幾兩銀子與老爹？」石老鼠冷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子就沒良心了！想著我當初揮金如土的時節，你用了我不知多少；而今看見你在人家招了親，留你個臉面，不好就說，你到回出這樣話來！」牛浦發了急道：「這是那裏來的話！你就揮金如土，我幾時看見你金子，幾時看見你的土！你一個尊年人，不想做些好事，只要在光水頭上鑽眼騙人！」石老鼠道：「牛浦郎！你不要說嘴！想著你小時做的些醜事，瞞的別人，可瞞的過我？況且你停妻娶妻，在那裏騙了卜家女兒，在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，該當何罪？你不乖乖的拿出幾兩銀子來，我就同你到安東縣去講！」牛浦跳起來道：「那個怕你！就同你到安東縣去！」

當下兩人揪扭出了黃家門，一直來到縣門口，遇著縣裏兩個頭役，認得牛浦，慌忙上前勸住，問是甚麼事。石老鼠就把他小時不成人的事說：騙了卜家女兒，到這裏又騙了黃家女兒；又冒名頂替，多少混帳事。牛浦道：「他是我們那裏有名的光棍，叫做石老鼠！而今越發老而無恥！去年走到我家，我不在家裏，他冒認是我舅舅，騙飯喫；今年又憑空走來問我要銀子！那有這樣無情無理的事！」幾個頭役道：「也罷，牛相公。他這人年紀老了，雖不是親戚，到底是你的一個舊鄰居。想是真正沒有盤費了。自古道：『家貧不是貧，路貧貧殺人。』你此時有錢也不服氣拿出來給他，我們眾人替你墊幾百文，送他去罷。」石老鼠還要爭。眾頭役道：「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！牛相公就同我老爺相與最好！你一個尊年人，不要討沒臉面，喫了苦去！」石老鼠聽見這話，方纔不敢多言了；接著幾百錢，謝了眾人自去。

牛浦也謝了眾人回家。纔走得幾步，只見家門口一個鄰居迎著來道：「牛相公，你到這裏說話。！」當下拉到一個僻淨巷內，告訴他道：「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哩！」牛浦道：「同誰吵？」鄰居道：「你剛纔出門，隨即一乘轎子，一擔行李，一個堂客來到，你家娘子接了進去。這堂客說他就是你的前妻，要你見面，在那裏同你家黃氏娘子吵的狠！娘子托我帶信，叫你快些家去。」牛浦聽了這話，就像提在冷水盆裏一般，自心裏明白：「自然是石老鼠這老奴才把卜家的前頭娘子賈氏撮弄的來鬧了！」也沒奈何，只得硬著膽走了來家。到家門口，站住腳聽一聽，裏面吵鬧的不是賈氏娘子聲音，是個浙江人，便敲門進去。和那婦人對了面，彼此不認得。黃氏道：「這便是我家的了，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！」牛奶奶問道：「你這位怎叫做牛布衣？」牛浦道：「我怎不是牛布衣？但是我認不得你這位奶奶。」牛奶奶道：「我便是牛布衣的妻子。你這廝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此掛招牌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謀害死了！我怎肯同你開交！」牛浦道：「天下同名同姓也最多，怎見得便是我謀害你丈夫？這又出奇了！」牛奶奶道：「怎麼不是！我從蕪湖縣問到甘露庵，一路問來，說在安東！你既是冒我丈夫名字，須要還我丈夫！」當下哭喊起來，叫跟來的姪子將牛浦扭著，牛奶奶上了轎，一直喊到縣前去了；正值向知縣出門，就喊了冤。知縣叫補詞來。當下補了詞，出差拘齊了人，掛牌，第三日午堂聽審。

這一天，知縣坐堂，審的是三件。第一件，「為活殺父命事」，告狀的是個和尚。這和尚因在山中拾柴，看見人家放的許多牛，內中有一條牛見這和尚，把兩眼睜睜的只望著他。和尚覺得心動，走到那牛跟前，那牛就兩眼拋梭的淌下淚來。和尚慌到牛跟前跪下，牛伸出舌頭來舐他的頭。舐著，那眼淚越發多了。和尚方纔知道是他的父親轉世，

因向那人家哭著求告，施捨在庵裏供養著。不想被庵裏鄰居牽去殺了，所以來告狀，就帶施牛的這個人做干證。向知縣取了和尚口供，叫上那鄰居來問。鄰居道：「小的三四日前，是這和尚牽了這個牛來賣與小的。小的買到手，就殺了。和尚昨日又來向小的說，這牛是他父親變的，要多賣幾兩銀子，前日銀子賣少了，要來找價。小的不肯，他就同小的吵起來。小的聽見人說：『這牛並不是他父親變的。這和尚積年剃了光頭，把鹽搽在頭上，走到放牛所在，見那極肥的牛，他就跪在牛跟前，哄出牛舌頭來舐他的頭。牛但凡舐著鹽，就要淌出眼水來。他就說是他父親，到那人家哭著求施捨。施捨了來，就賣錢用，不是一遭了。』這回又拿這事告小的，求老爺做主！」向知縣叫那施牛的人問道：「這牛果然是你施與他家的，不曾要錢？」施牛的道：「小的白送與他，不曾要一個錢。」向知縣道：「輪迴之事，本屬渺茫，那有這個道理？況既說父親轉世，不該又賣錢用。這禿奴可惡極了！」即丟下籤來，重責二十，趕了出去。

第二件，「為毒殺兄命事」，告伏人叫做胡賴，告的是醫生陳安。向知縣叫上原告來問道：「他怎樣毒殺你哥子？」胡賴道：「小的哥子害病，請了醫生陳安來看。他用了一劑藥，小的哥子次日就發了跑躁，跳在水裏淹死了。這分明是他毒死的！」向知縣道：「平日有讎無讎？」胡賴道：「沒有讎。」向知縣叫上陳安來問道：「你替胡賴的哥子治病，用的是甚麼湯頭？」陳安道：「他本來是個寒症，小的用的是荊防發散藥，藥內放了八分細辛。當時他家就有個親戚——是個團臉矮子——在傍多嘴，說是細辛用到三分，就要喫死了人。《本草》上那有這句話？落後他哥過了三四日纔跳在水裏死了，與小的甚麼相干？青天老爺在上，就是把四百味藥藥性都查遍了，也沒見那味藥是喫了該跳河的！這是那裏說起？醫生行著道，怎當得他這樣誣陷！求老爺做主！」向知縣道：「這果然也胡說極了！醫家有割股之心；況且你家有病人，原該看守好了，為甚麼放他出去跳河？與醫生何干？這樣事也來告狀！」一齊趕了出去。

第三件便是牛奶奶告的狀，「為謀殺夫命事」。向知縣叫上牛奶奶去問。牛奶奶悉把如此這般，從浙江尋到蕪湖，從蕪湖尋到安東：「他現掛著我丈夫招牌，我丈夫不問他要，問誰要！」向知縣道：「這也怎麼見得？」向知縣問牛浦道：「牛生員，你一向可認得這個人？」牛浦道：「生員豈但認不得這婦人，並認不得他丈夫。他忽然走到生員家要起丈夫來，真是天上飛下來的一件大冤枉事！」向知縣向牛奶奶道：「眼見得這牛生員叫做牛布衣，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。天下同名同姓的多，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蹤跡。你到別處去尋訪你丈夫去罷。」牛奶奶在堂上哭哭啼啼，定要求向知縣替他伸冤。纏的向知縣急了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這裏差兩個衙役把這婦人解回紹興。你到本地告狀去！我那裏管這樣無頭官事！牛生員，你也請回去罷。」說罷，便退了堂。兩個解役把

牛奶奶解往紹興去了。

自因這一件事，傳的上司知道，說向知縣相與做詩文的人，放著人命大事都不問，要把向知縣訪聞參處。按察司具揭到院。這按察司姓崔，是太監的姪兒，蔭襲出身，做到按察司。這日叫幕客敘了揭帖稿，取來燈下自己細看：「為特參昏庸不職之縣令以肅官方事：……」內開安東縣知縣向鼎許多事故。自己看了又念，念了又看。燈燭影裏，只見一個人雙膝跪下。崔按察舉眼一看，原來是他門下的一個戲子，叫做鮑文卿。按察司道：「你有甚麼話，起來說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方纔小的看見大老爺要參處的這位是安東縣向老爺。這位老爺小的也不曾認得。但自從七八歲學戲，在師父手裏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。這老爺是個大才子，大名士。如今二十多年了，纔做得一個知縣，好不可憐。如今又要因這事參處了。況他這件事也還是敬重斯文的意思，不知可以求得大老爺免了他的參處罷？」按察司道：「不想你這一個人倒有愛惜才人的念頭。你倒有這個意思，難道我倒不肯？只是如今免了他這一個革職，他卻不知道是你救他。我如今將這些緣故寫一個書子，把你送到他衙門裏去，叫他謝你幾百兩銀子，回家做個本錢。」鮑文卿磕頭謝了。按察司吩咐書房小廝去向幕賓說：「這安東縣不要參了。」

過了幾日，果然差一個衙役，拿著書子，把鮑文卿送到安東縣。向知縣把書子拆開一看，大驚，忙叫快開宅門，請這位鮑相公進來。向知縣便迎了出去。鮑文卿青衣小帽，走進宅門，雙膝跪下，便叩老爺的頭，跪在地下請老爺的安。向知縣雙手來扶，要同他敘禮。他道：「小的何等人，敢與老爺施禮！」向知縣道：「你是上司衙門裏的人，況且與我有恩，怎麼拘這個禮？快請起來，好讓我拜謝！」他再三不肯。向知縣拉他坐，他斷然不敢坐。向知縣急了，說：「崔大老爺送了你來，我若這般待你，崔大老爺知道不便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雖是老爺要格外抬舉小的，但這個關係朝廷體統，小的斷然不敢。」立著垂手回了幾句話，退到廊下去了。向知縣托家裏親戚出來陪他，也斷不敢當；落後叫管家出來陪他，纔歡喜了，坐在管家房裏，有說有笑。

次日，向知縣備了席，擺在書房裏，自己出來陪，斟酒來奉。他跪在地下，斷不敢接酒；叫他坐，也到底不坐。向知縣沒奈何，只得把酒席發了下去，叫管家陪他喫了。他還上來謝賞。向知縣寫了謝按察司的稟帖，封了五百兩銀子謝他。他一釐也不敢受，說道：「這是朝廷頒與老爺們的俸銀，小的乃是賤人，怎敢用朝廷的銀子？小的若領了這項銀子去養家口，一定折死小的。大老爺天恩，留小的一條狗命。」向知縣見他說到這田地，不好強他，因把他這些話又寫了一個稟帖，稟按察司；又留他住了幾天，差人送他回京。按察司聽見這些話，說他是個獃子，也就罷了。又過了幾時，按察司陞了京

堂，把他帶進京去。不想一進了京，按察司就病故了。鮑文卿在京沒有靠山，他本是南京人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回南京來。

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，裏城門十三，外城門十八，穿城四十里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。城裏幾十條大街，幾百條小巷，都是人煙湊集，金粉樓臺。城裏一道河，東水關到西水關，足有十里，便是秦淮河。水滿的時候，畫船簫鼓，晝夜不絕。城裏城外，琳宮梵宇，碧瓦朱甍，在六朝時，是四百八十寺；到如今，何止四千八百寺！大街小巷，合共起來，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，茶社有一千餘處。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裏面，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，插著時鮮花朵，烹著上好的雨水。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。到晚來，兩邊酒樓上明角燈，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，照耀如同白日，走路人並不帶燈籠。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時候，越是夜色已深，更有那細吹細唱的船來，淒清委婉，動人心魄。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，穿了輕紗衣服，頭上簪了茉莉花，一齊卷起湘簾，憑欄靜聽。所以燈船鼓聲一響，兩邊簾卷窗開。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速，香霧一齊噴出來，和河裏的月色煙光，合成一片，望著如閬苑仙人，瑤宮仙女。還有那十六樓官妓，新粧袨服，招接四方遊客。真乃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」！

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。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。這聚寶門，當年說，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；到這時候，何止一千個牛，一萬個豬，糧食更無其數！鮑文卿進了水西門，到家和妻子見了。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，如今仍舊做這戲行營業。他這戲行裏，淮清橋是三個總寓，一個老郎庵；水西門是一個總寓，一個老郎庵。總寓內都掛著一班一班的戲子牌。凡要定戲，先幾日要在牌上寫一個日子。鮑文卿卻是水西門總寓掛牌。他戲行規矩最大：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，一齊上了庵，燒過香，坐在總寓那裏品出不是來，要打就打，要罰就罰，一個字也不敢拗的。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，一班十幾個人，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裏，十幾個人共刻在一座碑上。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碑上的，子孫出來學戲，就是「世家子弟」，略有幾歲年紀，就稱為「老道長」。凡遇本行公事，都向老道長說了，方纔敢行。鮑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卻在那第一座碑上。

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，就把家裏笙簫管笛，三弦琵琶，都查點了出來；也有斷了弦，也有壞了皮的，一總塵灰寸壅。他查出來放在那裏，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。纔走進茶館，只見一個人，坐在那裏，頭戴高帽，身穿寶藍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獨自坐在那裏喫茶。鮑文卿近前一看，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。錢麻子見了他來，說道：「文卿，你從幾時回來的？請坐喫茶。」鮑文卿道：「我方纔遠遠看見你，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裏來喫茶，原來就是你這老屁精！」當下坐了喫茶。錢麻

子道：「文卿，你在京裏走了一回，見過幾個做官的，回家就拿翰林科道來嚇我了！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，不是這樣說。像這衣服、靴子，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這樣衣裳，叫那讀書的人穿甚麼？」錢麻子道：「而今事！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！南京這些鄉紳人家，壽誕或是喜事，我們只拿一副蠟燭去，他就要留我們坐著一桌喫飯。憑他甚麼大官，他也只坐在下面。若遇同席有幾個學裏酸子，我眼角裏還不曾看見他哩！」鮑文卿道：「兄弟！你說這樣不安本分的話，豈但來生還做戲子，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！」錢麻子笑著打了他一下。茶館裏拿上點心來喫。喫著，只見外面又走進一個人來，頭戴浩然巾，身穿醬色紬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手執龍頭拐杖，走了進來。錢麻子道：「黃老爹，到這裏來喫茶。」黃老爹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們二位！到跟前纔認得。怪不得，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，眼睛該花了！文卿，你幾時來的？」鮑文卿道：「到家不多幾日，還不曾來看老爹。日子好過的快，相別已十四年。記得我出門那日，還在國公府徐老爺裏面看著老爹妝了一齣『茶博士』纔走的。老爹而今可在班裏了？」黃老爹搖手道：「我久已不做戲子了。」坐下添點心來喫，向錢麻子道：「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，你怎麼不到？」錢麻子道：「那日我班裏有生意。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，定了我徒弟的戲，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壽。」鮑文卿道：「那個薛鄉紳？」黃老爹道：「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，和我同年，今年八十二歲，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。」鮑文卿道：「像老爹拄著拐杖，緩步細搖，依我說，這『鄉飲大賓』就該是老爹做！」又道：「錢兄弟，你看老爹這個體統，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，就是尚書、侍郎回來，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！」那老畜生不曉的這話是笑他，反忻忻得意。當下喫完了茶，各自散了。鮑文卿雖則因這些事看不上眼，自己卻還要尋幾個孩子起個小班子，因在城裏到處尋人說話。那日走到鼓樓坡上，遇著一個人，有分教：邂逅相逢，舊交更添氣色：婚姻有分，子弟亦被恩光。畢竟不知鮑文卿遇的是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